

鹽鐵論卷之三

鹽鐵論卷之三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也曷為賊為殺世子偃師也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入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謂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淺草文庫

漢書門
二六三一
一〇一
六册
架函號類

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者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乎討招以滅陳也。顏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趙武靈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誅及宗族。淮南鴻烈序曰。文帝以淮南王次為衡山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

自且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數十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失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使是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

殺之乎。是錯傳曰。是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九章。諸侯皆誼諱。疾是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是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素。

盜進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

之間。名且惡。汗之。而况為不臣不子乎。叢談

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鍾離意曰。孔子恐渴於盜泉之水。曾參

迴專於勝母之。是以孔子沐浴而朝。音告之。間惡其名也。

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論語曰。陳成子

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大夫崔子也。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

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孔子曰。事君可貴。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

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

乏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
 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驟以利君子義死而
 不可以死亡也若夫音扶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
 誦其文而行音去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
 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
 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
 禹夏紀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
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
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
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
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
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
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

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
 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
 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汝平水土禹拜
 稽首讓於契后稷咎繇舜曰汝其往視爾事
 矣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
 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傳曰初曰
 李使過與見與缺糲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
 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
 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夫
 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夫
 音以瑱音音煩音音之玼音音而棄其璞以一人之
 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
曰夏后

之璜不能無考明。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月之珠不能無類。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鄭世家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汜論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

誕反。為功。晁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晁錯傳曰晁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軍上書言軍事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人臣各死其主為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於荆也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
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
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左
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
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
君曰：為人臣無忘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
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
爵之為上卿。故
後世言霍虎。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音扶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
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音霸王之資

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
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
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
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
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
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
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
收賦稅於民以小事受之，其粟予民以大
事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
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
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
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田乞卒，子常

代立是為田成子。相簡公復修釐子之政。以大夫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平田成子。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三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范雎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韓非子曰。愛臣大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其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故曰。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說山訓曰。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

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子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衆多也。穀擊於

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相擊也攘公法申私利跨山

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

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

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輿服僭於王公

官室溢於制度弁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

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騫臨淵釣魚

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音達鞠鬪鷄蹋鞠以革為園囊實

以毛髮楚蹋為戲劉向別錄云黃帝造以練武士者也左傳曰季郈之鷄鬪季氏芥其鷄

郈氏為之金距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

飲音俞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列羽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其

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飲二州名其人善舞或曰飲水之人善歌舞漢高帝伐秦

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婦女被羅

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

戈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

解音懈怠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

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去聲而伯禽富琴操曰文王以

武

紂時為岐侯躬脩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約為無道剝胎斷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傳曰文王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明堂篇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成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相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奉使篇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傳去聲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

海况之妻子乎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故夫貴於朝音潮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去聲之子孫是以跛音夫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韓嬰曰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

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
 祿以養去聲其妻子而已乎孟子曰禹稷當平
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之也
之也稷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
以如是也夫扶音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其急也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
 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
 行其義非樂音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
 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為文
 魏成子所以為賢也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孔子曰可以為文矣魏世家曰魏文侯謂
 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
 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
 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
 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
 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
 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上相果誰為之
 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
 耳目之所觀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
 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
 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
 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
 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
 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
 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
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
在內是以東得十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
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
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
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故周德
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
封天下不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
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音潮妻謁
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
而有其侈故編戶跛音避夫而望疾步也管仲傳曰

函史公
作父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

勸古刺復第十

大夫乃為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
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
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
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泊是以夙
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
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
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召而

益或命卷三

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郎顛曰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達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乘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

也自千乘去聲兒寬以治尚書位冠去聲九卿

兒寬千乘人也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

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

音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

拾遺記曰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樂顯於當世燻目為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修務訓曰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當世之工匠

不能調其鑿枘音丙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

變舊律是以鑿枘音丙刺音郎戾而不合聲音

泛越而不和夫音扶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

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韓非子曰次也音巧匠

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是以曹

丞相日飲醇酒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無所變

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訕於文辭重

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

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視事來者皆欲有言至

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必有所言復飲之醉

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

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

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稅參見人

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百姓歌

之日蕭何為法蕭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淨兒大夫閉口不言兒寬傳曰寬

民以寧一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人溫

良有廉智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

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

-6 292 31 883" data-label="Text">

曹除為從史及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

-43 292 6 883" data-label="Text">

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人心擇

-80 292 43 883" data-label="Text">

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

-117 292 80 883" data-label="Text">

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故治大者不可以煩

-154 292 117 883" data-label="Text">

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

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去聲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扶音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韓非子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呂氏春秋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主術訓曰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雜事篇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一者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昔周公之相去聲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

之士是以俊又滿朝潮音賢知充門公踐天

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二人
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
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成王
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
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
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
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
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
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文強
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
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大道
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
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
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屋成
則必加拙示以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
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
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
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
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
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
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

諸侯卿相去聲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去聲

天下之士哉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
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
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
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

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呂氏春秋曰：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土也。劉向曰：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去聲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泰族訓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

屬天下之統，令四岳舉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以天子而妻去聲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孔子曰：以富貴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音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雜事篇曰：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主與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大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短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魏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二年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年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魏始魏且見事况賢於魏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乎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詩序曰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王逸曰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聲紫音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詩傳曰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申櫛振袿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入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

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
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
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
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
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
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
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
蔽善者。國之讒也。列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
入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主得訓
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說林訓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
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
曰。太公相去聲文武以王去聲天下。管仲相去聲
桓公以伯音霸諸侯。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

高誘曰。康梁耽樂也。成市言集
者多也。

止。康梁沈湎。官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
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
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
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
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
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探甲冑。以伐
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
齊世家曰。桓公既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
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
能。齊人皆說。七年會諸侯。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故賢者得位。猶
龍得水。騰蛇音蛇遊霧也。韓非子曰。飛龍乘
霧。霧而龍蛇與螭。螭同也。則失其所乘也。
賢人而誑於不肖者。權輕位卑也。不肖而
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叢談曰。騰蛇遊
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

益哉命三

承而驚處地宜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公。行微天。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孫丞相去聲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

弘傳曰。弘為人恢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

如淳曰。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暮有餘月。

播与矯通。韋昭曰。稱詐為矯。強取為度。

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臬內厨。五鼎外膳。一殺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食貨志曰。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而無益於治。修務於功利矣。

博士楮泰泰平準書作大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去聲。巡省郡國。

漢武紀曰。元狩六年六月。多姦。農傷而未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度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李奇曰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
仕在使者分別之

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若貸與之
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
諸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
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
寃失職茲猶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舉
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漢紀曰元朔元
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
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
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
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
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再適謂之賢賢二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
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
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得進
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
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勸元元移
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
察廉不勝任**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
遷官爵或至卿大夫班固曰公孫弘上式
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
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
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出上式拔
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
殫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
漢之得入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
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推賢則韓安國
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閣協律則李延年
奉使則張騫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不稱焉。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君
道及。篇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
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
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
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
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
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
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所役之材至矣南面
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
至矣西面等禮相尤下之以求臣則朋
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

則師傳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
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
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
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
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
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
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周紀曰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不
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
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
孤竹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閔天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呂
氏春秋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
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
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然而未覩功
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業所成。殆非龍蛇音之才而鹿鳴之所樂。

音洛賢也。

文學曰。水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顏淵曰。鮑

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韓非子曰。水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劉峻曰。

薰猶不同器。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

泉鸞不接翼。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

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

擊之士。由此與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

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礮

溪熊羆之士隱。平準書曰。武帝之時。嚴助朱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

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

日滋。行者齋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

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

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尚書中候曰。

呂尚釣磻溪。得玉璫。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六

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

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

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

以漁。武王曰。曷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

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涇。淮造渠。以通漕運。

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策通作諸利富者買爵

販官免刑除罪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賊

者禁固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

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

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蕭望

之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

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

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中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

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

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

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憺皆急之

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平準書曰吏道

雜而多端則官

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

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

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

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

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

令明察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為放

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杜周減宣之

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

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温舒之徒以鷹隼擊

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

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

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

毛鷲為治徐廣曰擊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其

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

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溲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

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

潛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擒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

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

雖舜禹不能治萬民秦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騾

耳驕駢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荀子曰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弄者天下之善射者

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夫儒者善調一孔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故輶

韶音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輶車輶遙也遠

本音作輶車逸詩曰輶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

翹車乘招我以弓武聖德仁義無所施之

篇曰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

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

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

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

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齊宣之

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詩傳曰

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孟子說

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

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子人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凋世者歟尊賢篇曰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

寬按國策雅雨堂本夫作失，振與順通。

古者驕騮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膺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齊策。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馬，宜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枉之焉。能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騏驎，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牆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君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及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齊世家曰：湣王七年，二十二年，攻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六年，齊君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

國策入冊卷一

二十六

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為東帝
 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
 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矜功
 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
 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
 諸侯合謀而伐之齊策曰齊負郭之民有孤
 狐喧者正議閔王斯之檀
 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宗室離心司馬穰其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
 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
 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
 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
 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
 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贏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

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
 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
 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
 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
 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雜
 事篇曰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主丹
 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
 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
 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天下之
 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
 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歎息曰賢固若
 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
 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
 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
 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
 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
 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
 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

遂走苦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
 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
 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
 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後
 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
 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
 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謂佞甚矣閔
 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
 晚矣而卒見殺故齊閔王雖王建聽流說信
 至死亡終身不論者也悲夫王建聽流說信
 反間音諫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
 為秦所禽通作擒不亦宜乎齊策曰秦昭王嘗遣
使者遺君王后以玉
 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
 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謂秦使
 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
 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

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
 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
 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建入朝
 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
 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王
 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
 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即入見
 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
 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
 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
 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
 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
 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竊
 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
 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
 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
 齊世家曰始君王后惠秦謹與諸侯信齊亦

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主后死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子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

要平聲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伯音夫霸王音夫聲

何言不從何道不行孟子傳曰伊尹負鼎

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故商君以王道說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

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于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

卒以顯名衛鞅傳曰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聞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肯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

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
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
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
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十數年而
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大說之
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
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孟子
傳曰：騶衍、賈誼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
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性遷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
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
之，至於無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
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
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
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
如此，鮑焦曰：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己者爽
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

行爽廉毀，然且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
舍惑於利者也。

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劍期
乎能斷，不期乎鏤鏤。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

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
晉文公曰：直而不枉，不可與長往，方而不

圓，不可與長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置言以

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于有餘歲，獨

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

而稱之，猶躄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

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
 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
 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
 也春秋曰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短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

無所設行權有道自取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林者不得直道汜論曰調寸而伸尺今磬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
 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
 知明君也許慎曰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其
 姐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行
 其道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孟子
 曰百里奚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

而相之可謂不知乎二君之能知伯音霸王其冊通作素素
 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
 而以成伯音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音朝
 不易其俗而成千乘去聲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齊桓
 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布
 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叢談
 曰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亂
 君之祿亂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闔

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魯公殺子赤叔眚退而隱處不食其祿節士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
 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
 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
 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
 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
 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作
 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為弟弟
 兄迭為君而致諸侯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
 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
 國必疾有禍予身故遇也死餘祭立餘祭死
 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
 未還僚者長兄之庶子也自立為吳王季子

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過之子曰王子光號曰
 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
 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
 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
 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
 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
 亂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
 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
 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左
 傳曰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
 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人公冉務
 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幣以奔蔡
 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
 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殺也哉則何
 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公弟叔朕賢之
 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

不夫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
 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
 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節士傳曰魯宣
 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
 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
 公子朕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
 朕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
 食為哉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
 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孔子
 曰割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
 不遊覆巢毀卵則鳳鳥不翔君子重傷其類者
 也虧義得尊枉道取

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
 枉道以求容也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
 死石買曰術女不真術士不信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

勝母會子不入邑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

季氏為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

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

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音子

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

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

以求容惡音鳥在其釋事而退也秦族訓曰夫聖人之

屈者以求伸也狂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

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

玃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

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

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

其道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

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

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

濫干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秦族訓

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安

也。許慎曰：管仲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于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鬻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

音洛，貴德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主術訓曰：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托身者，明主弗樂。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弱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

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故民流沈溺而不救，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音扶守節死難音去聲者，人臣之職也。申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食其衣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二：民饑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德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通作策茲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權音較以澹古瞻字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杜稷危也。

賈生曰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音扶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欵塞音賽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

安故使廷尉評古本作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拯

恤貧賤周澹古澹字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

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顏師古曰前為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君臣所宜明王之德安宇內者

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于天則入

淵修務訓曰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

未之端議何乃欲以問里之治而况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扶音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及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原道訓曰禹之决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扶音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扶音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孔子曰道生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

被

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種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衆度之議成太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雜言曰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大夫曰吾聞為入臣者盡忠以順職為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

為其隳音灰先祖之所為而揚君父之惡也

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

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

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

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去聲者隨世而制趙

靈主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

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

其民不三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漢

武帝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孔子曰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

俗而不徧宜記論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

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

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

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

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魯定公序昭

穆順祖禰音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

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克大阿

宣武論卷三
七

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

臣孝子也秦純曰二世東行郡縣還至咸陽

官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驪山

驪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盡徵其材出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

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

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

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鹽鐵論卷之三

鹽鐵論卷之四

漢汝南之桓寬撰

明雲間張之象合註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

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

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

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

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

籟音御之假說文曰籟禁死也顏師古曰池籟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魚鳥

籟者禁死之遮備也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本御幸者假與貧民

澹古贍字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

其流上下俱殫音丹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

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

千乘去聲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

求澹古贍字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

而意不澹古贍字非宇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

不堪其求也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

民之力九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

弗能供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

有餒音餒人孟子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狗

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

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

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

薦說文歎之所食草也

鹽鐵論卷四

除其本而欲澹古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
 百姓爭薦草與商賈音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德而相去聲國家也夫音男耕女織天下之大
 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
 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
 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
 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三輔黃圖曰三輔
者謂主爵中尉及
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及
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地狹人
 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古贍公田

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
 帝之開苑囿池籞音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
 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音如是匹夫
 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音田野
 辟音麻枲音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
公孫鞅曰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
矣呂氏春秋曰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
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
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賈生曰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
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驅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不

鹽鐵論卷四

三

議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出大夫默然視其丞

相去聲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音關草萊而

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

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

疆國管仲相去聲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

之變南服疆楚而伯音霸諸侯齊世家曰武

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萊侯

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

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

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

商工之業便魚塩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

為大國桓公之時管仲為大夫修齊國政

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塩之利以贍貧窮

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

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貨殖傳曰太公望封

於營丘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

巧通魚塩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奏故齊

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衽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

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氏亦

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今大夫各

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

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

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

桑農業也管子之所謂一粟一鹽一魚一山一川之味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

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大公

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去聲之齊而不能

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音壞而道不

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

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音汗欲行

淫巧惡音汗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通作策國用

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顏構諸侯參以酒

權音較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

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音諫矣

非特管仲設九府音中徼音中山海也郭咸陽孔僅

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

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

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食貨

志曰大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之

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

區區之齊合諸侯顯霸名顏師古曰周官太

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

謂之九府皆掌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

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於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獮音獮獮音獮而池魚勞國有強

禦而齊民消兵略訓曰畜池魚者必去其獮故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叢談曰高山

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

美草傷於多陰也記曰高山浚源不出草

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夫音扶理國之道除穢鉏音鉏豪

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

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通作策

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

音古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

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音扶

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

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

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扁鵲傳曰扁鵲

扁鵲至號官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

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

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

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

治瘡禳除也俗作穰誤矣

寬按瀝恐驟字驟以筐澆酒也
鑿石針也橋作橋按摩也
梳作梳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
調也荒音通即膏肓也以瓜決
其闌幕也
咳与孩同言虽終日告之遂不可時

松窓曰蓋言能論得陰陽不出于
里而决子不曲而拒止也

腹說曰偏臆胸臆也言哀痛偏于
胃臆也

續直延反謂脉纏緣胃也

遂作隊是隊墜通

素問云紐赤脉也

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
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
半日也言臣齊勃海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
得望精光待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
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
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
不以湯液醴灑鏡右橋引案枕毒熨一撥見
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
搦髓腦揲菟瓜幕前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
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
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
以却視及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
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
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
决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
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
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

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
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
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
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
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友言
未卒因嗔啼服臆鬼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
承眊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
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
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
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
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
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
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
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
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
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
陽五會之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
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

坐更適陰陽但服夫音扶拙醫不知脉理之腠
 湯二旬而復故夫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
 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
 非漏鵠之用鍼音箴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符王
 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
 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
 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
 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
 強吞弱大兼小并為六國六國連兵結難

去去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
 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
 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
 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
 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
 則后稷之烈周紀曰周后稷名棄帝嚳之
 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遂好耕農
 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
 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
 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
 於部號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
 且后稷

用鉞音箴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
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炙刺稽滯
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
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
皆澹古瞻字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
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
衝風飄鹵魯音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地形訓曰北方
曰大真曰寒澤北方有不釋之冰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

也地形訓曰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日月經其南斗
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
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
田於嶺坂音反菹音疽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
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遙役邊民苦於
戍音絮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
絲絮而後衣去聲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
不失複音復重衣也冬不離去聲窟音苦骨切父子夫
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

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古贍

字地勢温濕不宜牛馬民蹠音隻耒而耕負

檐而行勞罷音疲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

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

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却羗

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物充於後宮駒

音陶駒音余馱音馱馱音馱實於外廐駒馱馬類也

俊馬也生七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

日而超其母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

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

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

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

之物而用足五帝紀曰禹披九山通九澤決

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食貨共曰禹乎

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音遙賦省

師古曰斐讀与籛同

而民富足温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韓非子曰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許慎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田行至德之效也或曰國君無道則天下多事戎馬生於郊原國君有

道則天下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牝牝入陣牝音牛也凡獸首子曰牝母也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

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去聲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方今郡國田野有墾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

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饑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音遙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

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澹古澹字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泰族訓曰城有基木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潘氏曰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民靡代耕之秩無儲畜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季之衰皆此物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

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食貨志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笑輜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土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并縣官君雖欲足誰

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痿音委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道訓曰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鳩鴿不過濟鵠渡汶而死形性不易勢居不可移也伍子胥曰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此觀之民非利避土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音朔用度不足以貲音資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

紉下各反似狐善睡

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
 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
 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音瘡於惡吏。
 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去聲曰：政寬者民
 死之，政急者父子離。韓嬰曰：治國者譬若乎
 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
 絕矣，故急轡銜者
 非千里之御也。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
 夫音扶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
 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
 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

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
 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
 乎。賈生曰：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
 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
 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文王有志為臺，近規之，民聞之者，靡裒而至。
 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命其臺曰：靈臺。命其
 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皤皤。王
 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乎
 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修文篇曰：積恩
 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
 者，積仁也。神靈著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
 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
 文德之至也。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去聲小役二十

冠去聲而成人與去聲戎事五十以上血脉益

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

師若荼周師若烏茶苦茶也烏燕鳥也白項而羣飛者也鄒陽曰

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

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

壯而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

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

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

而冠去聲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

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

年也曲禮曰人生十一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七曰強而仕五十曰

艾服官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十

王制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百年曰期頤

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鄉

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

也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

皇朝詩經卷四

七

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日見之也合諸鄉射飲酒之禮而孝弟之教之鄉行立矣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王制曰五十異糧六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入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子孫服輓輸並給徭音遥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

之喪乎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陳忠曰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蒙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

傳相成主成主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米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君道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三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

得者歟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夫夫告曰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且達中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

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

不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

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

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

距通作拒強胡之難去聲烽燧一動有沒身之

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

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

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
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
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
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
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
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
百姓均調而繇音遙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
里道路廻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

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
不默也囂囂貌詩云讒口囂囂夫音扶治國之道由
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
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
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
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
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
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
而不耨音耨費力而無功漢紀三曰征和四年搜粟
都尉桑弘羊與御史大

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灌溉田其
旁小國少雖刀貴黃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思
以為可遣屯田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
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
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
烏孫為便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
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與師遠
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
著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
大過爻在九五曰旬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太
卜著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上諸將
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
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略盡悲
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
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
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之武備
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

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善謀篇曰
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
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
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
道殣相望樞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
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
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
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
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
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詩云無田

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聲用兵也

越絕書曰殷湯

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
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
王道興躡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
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剗妣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詩序信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曰厲王暴虐周人逐之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甫伐之有功而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蠱蝨之螫驅之而已故天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

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去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咸音魯不食之地故割什音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音賽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音遙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顏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

遠矣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將

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

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

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

塞鐘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

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

年不解甲弛弩使監一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

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

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

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

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刺麻考

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奮於衢病者不得

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

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與義兵隨而定

宇子迪曰無字恐羨

駿俊通

股格枕輓輅以箕於衢會

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今踰蒙恬之塞立

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

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音計

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

於邛笮音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

罷音疲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音洮燕齊困

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

外國非特什音什辟音辟之費造陽之役也漢紀

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漠之屬

以十數靡漠最大自靡漠以北君長以十數

印都最大自越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荻都最大自荻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駝最大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秦時嘗通伍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大行王恢之救越也使鄱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牁江漢廣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土今以長沙豫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郎浮船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德意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贈帛以為道遠漢中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南夷可作都上悅之以相如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與徭役費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連

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宜其使旨於百姓博望侯張騫者漢中人也初為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一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為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為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惟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支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具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積羣貨觀犀象璆瑋則開犍為朱崖七郡

感_子錫醬竹杖則開_{牂牁}越雋聞_天馬葡萄_則通_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具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_翟璣琪璫葡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兕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圍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_聲者非為_斯斯役之

使_去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_非

子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二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拾遺記曰范蠡相越日致千

金家僮閑_筭術者萬人收_四方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壑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歷古以來未之有也文學能

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

言而不從高厲而行_聲卑誹譽訾_音議以

要_平名采善於當世夫_音祿不過秉握者

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

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

之事乎何什_音辟_音造陽也

文學曰夫_音賤不周知_音貧不妨行_音顏淵

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孔子曰

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孔子厄於陳蔡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

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及將以貌舉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

久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而甯戚不離

飯上聲牛矣王逸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蓋往歸之至朝歌益窮

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

吾先公望于父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

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公也雜事篇曰甯戚

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軍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

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

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

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

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

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古之君子守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

易志諡言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繆稱

訓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惟仁之處。惟義之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惟仁之貴。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孫卿曰。古之賢人。食則飭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聲去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立節篇曰。曾子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往復反。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孟子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單所以蔽。既底者。概字未詳。裨衣緣也。

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其義。吾何歉乎哉。仲尼弟子傳曰。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無得而稱焉。詩曰。稱之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此之謂與。繆稱訓曰。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說山訓曰。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單。既魏。在芻茵之上。雖貧者不博美之所在。雖汗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音故

惟仁者能處約樂音高士傳曰孔子謂顏
社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以給養鬻郭內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
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小人富斯
不願仕夫子愀然變色曰美哉
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
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
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
離於路流離梟鳥關西謂之流儒獨何以完
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平
書曰桑弘羊賈人子給事輦轂之下以至
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
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
節以居之奉音俸祿賞賜一二籌冊通作之
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
之分財若一知去聲者能籌之夫音扶子貢之
廢者音貯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
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作字衍

貨殖傳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
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
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
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
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
彰者乎又曰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
作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
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
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
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
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
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久而任時十九年
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
所謂富好行其德者後年衰老而聽子孫
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
稱陶朱公

益錄卷四

五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
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齊俗訓曰治世之
體易守也其事易
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
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
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
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
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詮言曰賈
夫音乘
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音舉也因權勢以
求利者入不可勝音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蕩
蕩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音占不能與之爭利
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

益錄卷四

五

榮本作涇涇潦水也

之者乎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古者大夫思其仁

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宋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焉古澹字河

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汚不

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

苞大少不能澹古瞻字多秦族訓曰高山深

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

非為蛟龍也致其崇高成其廣大山居木

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

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

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

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傳曰坎井無未有不

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

能治人者也故善為去聲人者能自為去聲者

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

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荀

子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致

越有舟也行陸者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

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
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入主之正
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
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
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入荒德
溢四海。雜言曰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
身達則利於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
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
也處便而勢利也是故烏號之弓谿子之弩
不能無弦而射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

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去聲者以行

愚者以困孫卿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

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覽真訓曰夫
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
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貨殖傳曰
農工虞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子貢以著音積積顯於

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
貧者澹焉古瞻字故上自入君下及布衣之

寬按今行韓詩無居字或疑居車以音訛

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
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
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
能也詩傳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椽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緼而表素軒居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
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纒履則踵決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行義之慝與馬之節憲不忍為也子貢遂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及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

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
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立
節篇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
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
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
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
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
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心以
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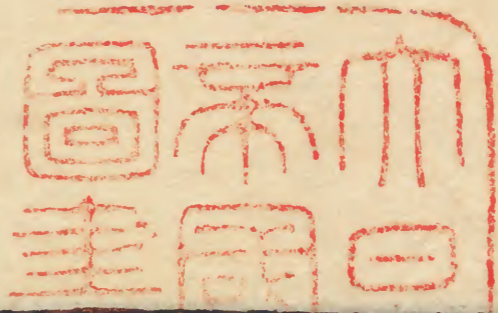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
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立節篇曰卑賤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

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也。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與已也。能不與已，然後可與。君子求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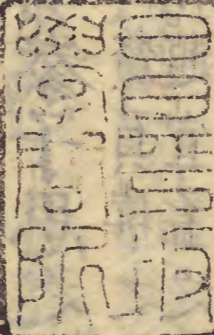
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齊俗訓曰：釐負僖之壺，食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修務訓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間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間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曰：悠悠，軒于影，子何



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較不攻魏。雜事篇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而不攻。魏公之昭昭也。

鹽鐵論卷之四



臣等謹按

